

# 一峡烟雨沉江底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牟方根

三峡工程建设前,长江奔涌万里,劈开重重山峦,造就不少雄奇峡关。其中,在重庆万州与云阳之间的川江上,就曾有一道峡关——巴阳峡,不仅藏着昔日长江最惊心动魄的记忆,更是泊在我心头、于时光深处漾开的一峡烟雨。

## 曾经的“险”

长江巴阳峡,古称“龙盘石”,位于重庆万州东约21公里的太阳溪至云阳县棧溪沟,峡长约9公里,曾是长江上游以险、窄著称的天然航道“咽喉”。

大姨和姨父就住在巴阳峡畔,小时候,该峡便是我走亲戚时常看的风景。

从万州乘船东下,船过太阳溪水域,江面骤然收紧。放眼望去,两岸石壁如斧劈刀削,直上直下,青灰色的岩面上镌刻着江水千年冲刷的纹路。枯水时节,那些潜伏水底的礁石纷纷露出狰狞面目——大如房屋,小如犬牙,参差错落,把本就狭窄的航道挤成一条曲曲折折的窄缝。丰水期,险石隐没水下,看似平静的江面下,暗流涌动,旋涡连环。

在没有机器助力的漫长岁月里,木船曾是长江上的主要交通工具。而闯过巴阳峡,则是旧时“架长”(船长)与“扯船子”

(纤夫)最凶险的一道生死关。我的姨父,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,就是当年那群闯关人中的一名“扯船子”。他宽阔的肩膀上,褡裢(拉船挎在肩上的布套子)勒出的印记,一辈子都没能褪去。

姨父说,木船行至此处,别无他法,只能靠“扯船子”赤膊拉纤。但见他们脚蹬嶙峋乱石,手扒悬崖峭壁,齐声吼着“穿恶浪哦,踏险滩哟,船工一身,都是胆嘞”的川江号子,身躯如弓,青筋暴起,一步一挪,赤红的脊背在日头下闪着汗光,纤绳深深勒进肩肉,仿佛要把整条江都拖出峡谷。

1983年7月的一天,姨父和一帮“扯船子”正拉着一艘货船,从巴阳峡逆水上行。突然上游洪峰裹挟浊浪扑来,船头猛然一歪,横着甩向江心,随即被急流往下游拽去。岸上拉纤的“扯船子”均被拖曳倒地,姨父来不及从肩头松开褡裢,连人带套被拖进了江中……千钧一发之际,江面上竟刮起了上风,“架长”赶紧升起船帆,最终将船稳住,才幸免于难。

## 世纪的“变”

2002年初,我调至地处巴阳峡口的太龙镇机关工作。因为工作,我对巴阳峡的了解与日俱增——

北魏时期官员、地理学家酈道元在《水经注》卷三十三中记载:“江水又东,迳石龙而至于博阳二村之间,有盘石,广四百丈,长六里而复,殆于阻塞江川,夏

没冬出,基亘通渚。”寥寥数语,写尽了巴阳峡的奇险。

世代跑船的船工口口相传:长江之水,“浅莫过落碛,深莫过巴阳”。巴阳峡的深,据说接上十几根长竹竿,也探不着底。

为祈求行船安全,清道光十二年(1832年),人们集资修“水府三官”神像于巴阳峡北岸石壁。清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,湖北督粮道邱煌,题“佑颺灵长”,以护佑行船平安。清咸丰七年(1857年),时任万县知县冯卓怀设巴阳峡义渡,并于咸丰十年(1860年)亲书“普同利济”四字刻于峡壁。北岸峡壁还有“善溢巴阳”四个大字,楷书横写,船行江中,清晰可见。

本世纪初的2003年6月1日,三峡水库正式下闸蓄水。这意味着,包括巴阳峡在内,海拔高程在135米以下的长江峡谷、险滩等,从此沉没江底,成为过去。

蓄水涨水期间,前来观看“水漫巴阳”的人络绎不绝。他们或呼朋唤友,或携老扶幼,或全家出动。至6月10日,只不过十天,水位上涨就达到135米高程。当江水完全淹没巴阳峡谷时,人们的心情是复杂的——怀旧中有几分伤感,留恋中又有一些惊喜。因为这一淹,过去的“长江天险”,变身“通畅平湖”!

## 今天的“静”

水漫巴阳之后,那道曾经险了很多年的峡,忽然就平静了。

江面阔得像一匹抖开的绸缎,平平整整地铺向两岸。以前那些“龇牙咧嘴”的

礁石不见了,那个需要“赤膊拉纤”才能闯过去的险滩也不见了。江水温柔地拍着新增的护岸,发出细碎的声响,像是有人在轻轻翻着一本很厚很厚的书,一页一页,翻的都是从前的往事。

我站在原来峡口的位置,四下张望,试图辨认姨父他们当年拉纤走过的路。可哪里还认得出来呢?水平平的了,岸平平的了,那些石壁上被纤绳磨出的深深浅浅的痕迹,那些被“脚蹬手扒”磨出凹槽的乱石,全都沉在了几十米深的水下,像是被江水收藏起来的秘密。

江面上不时有机动船舶驶过,船身稳稳当当的,再无半点惊险的影子。它们不慌不忙,在水面划开一道道涟漪,转眼就没了踪迹。

今年春天,我陪姨父再次去巴阳峡边,看蓄水后形成的“巴阳画廊”。两岸青山倒映在“潮平两岸阔”的水面上,像是谁用水墨轻轻皴染出来的一幅长卷,风景是美的,美得安静,美得让人说不出心里的爽。

已八十高龄的姨父站在岸边,望着这熟悉又陌生的巴阳峡,情不自禁地挺直了腰板,像年轻时那样,从喉咙深处迸出一声声苍劲而有力的川江号子——

脚蹬石头(嗨哟嗨哟)  
手扒沙(哎,嗨哟嗨哟)  
背上纤绳(嗨哟嗨哟)  
把船拉(呀,嗨哟嗨哟)……

那一刻,我看见姨父浑浊的眼睛里映着亮晶晶的东西。那不是泪影,是一条江的倒影,是一道峡的沉影。

# 巴南姜家龙泉洞的传说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刘凡君

龙泉洞,又名感应洞,位于巴南姜家街道东北侧龙洞坡麓。洞口高大,气势宏伟。洞中清澈泉水,日夜汨汨涌出,形成数米至数十米宽的瀑布四叠,即先后分别飞泻入坛子函、老青鱼塘、青鱼塘和龙泉“放生塘”。泉水向东北曲折流入龙洞河。千百年来,河水灌溉了沿岸数千亩良田,养育着姜家一方父老乡亲。

龙泉洞景致奇幻、神秘。

据老人讲,很久很久以前,龙泉洞里盘踞着两条龙,一条青龙,一条白龙。青龙是父亲,白龙是儿子。父子终日厮守着龙泉洞,从不离开半步。

天长日久,白龙厌倦了洞内的生活,总想走出龙泉洞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一天,趁父亲不注意,悄悄溜出龙泉洞来到了龙洞河。只见天空高远,白云朵朵。白龙禁不住诱惑,也变成一条鱼儿,潜入水中,在水里悠闲自在地游来游去。这时,恰巧来了一个渔夫,看到这条与众不同的鱼,就连忙拿起箭,向它射去。

白龙被射中眼睛后,忍着伤痛回到龙泉洞,向父亲告状,并要求父亲责罚渔夫。父亲心平气和地听完了儿子的叙述后,责备儿子化龙为鱼,才会招致这无妄之灾。

白龙听了,连连认错:“父亲,我错了,看在我是你儿子的份上,救救我这只眼睛吧!”

父亲心想,白龙毕竟是自己的儿子,父子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,儿子也渐渐长大了,也该自食其力了。他想考验考验儿子。于是,说道:“要救,只有靠你自己。两天之内,你如能攀过狮子岩、飞渡马鞍山再回到龙泉洞,那么你就会找到治疗眼睛的药方,有信心吗?”

“有!”白龙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。

第二天,在父亲的陪伴下,白龙背上行囊就出发了。

父子俩来到了狮子岩。

狮子岩位于姜家西支山脉,是东西

两侧必经要道,有一人把守万人难过之势。北行至镇西北,山势平缓呈平顶山状,至蔡家山口,突然昂首高出数米,形如狮子,称“狮子岩”。

“儿子,看你的了!”父亲手指狮子岩,自己消失在云天之中。

白龙鼓足勇气,腾云驾雾来到狮子岩,看见伏在山头的一只狮子,就忍不住猛扑下去,这时狮子仰天咆哮,吐出一股烟雾过来,遮天蔽日,白龙连连退缩。

待烟雾散去,白龙又振作精神,一阵呼风唤雨后,感觉身体渐渐变大,瞬间变成一条数十丈长的巨龙。白龙腾空而起,猛地骑在正要跃起的狮子身上,用龙爪死死抓住狮子头。撕扯一番后,白龙使出全身的劲儿,呼唤来一股强烈的龙卷风,把凶恶的狮子卷到半空,抛得无影无踪,最后留下躯壳在山上。

雨过天晴,勇敢的白龙闯过了第一关。

马鞍山位于姜家平原村南部边境,地处姜家东支山脉从南向北东过小观,入姜家境处。忽地势拔高、峰峦叠起,大有盘根错节蓄力再发之势,叫人看不出东西南北。其中两岭间“U”状凹下,酷似马鞍,傍有一次生小岭,其状似马非马似驴非驴,静立待命,栩栩如生,使人难忘,人称“马鞍山”。

白龙变成一个小伙子,骑着一匹黑马来到山下时,早已人乏马困。见山不高却怪异难行,稍息再走,但马仍吮嘘不动,原来马蹄掌已失,白龙惜马,顺手将马鞍抛上山,对黑马不无惋惜说:“自己去吧,我步行过山!”

话毕,黑马突然消逝,同时一匹白驴出现在面前,白龙不由自主地牵驴而行,并张望黑马去处。天气炎热,驴渴了,瓦罐里的泉水已干。四处找水。路遇一老头,挑着一挑空水桶,白龙问:“老人家,哪里有水?”老人回答道:“天干,无水!”白龙听了,便在山上用手掘地三尺,呈一

圆井,立即水深过半。白龙对老人家说:“告诉百姓,有我在,就有水喝!”老人家连忙道谢。

白龙牵着驴又上路了,突然在一条小路上,看见一大娘倒在地上,衣衫褴褛,奄奄一息。见状,白龙解下行囊,拿出所有的食物,给大娘吃。端来井水,给大娘喝。好一阵,大娘缓过劲儿来,对白龙说:“小伙子,你是个好人在!”说完,大娘消失了。

正当白龙诧异之时,一个渔夫出现在白龙的面前。看见渔夫,白龙不由怒火燃烧,说道:“好一个渔夫,你射中了我的眼,害得我成了独眼龙,今天,我跟你拼了!”

渔夫哈哈大笑起来:“小伙子,刚才我还表扬你是一个好人,怎么?又想当恶人了?不错,我就是那匹黑马、就是那匹驴、就是那个渔夫,也是刚才那个老大娘,你的言行感动了我,我想帮助你飞渡马鞍山!”

于是,在渔夫的指引下,善良的白龙闯过了第二关。

两天之内,白龙安全地回到了龙泉洞。一见到父亲,白龙就扑在了父亲的怀里,激动地说:“父亲,我回来了!”说完,泪流满面。

父亲高兴地说:“儿子,你经受住了考验,我祝贺你!这两天的经历,丰富了你的的人生!以前,我总担心你长不大,现在,我放心了!”说完,指着龙泉洞的泉水对儿子道:“这就是治疗眼疾的药方!快洗一洗眼睛吧!”

白龙一愣:“这就是药方?”父亲肯定地点点头。白龙将整个脸埋在了深深的泉水里,抬起头,顿时两眼放光!

白龙经历了这些磨炼之后,真正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。从此,父子俩在龙泉洞里安居乐业,与姜家百姓一道共建家园!

